

大运河文集

张方文小说选

张方文
著

DI
WEN
JI
DA
YUN
HE
WEN
JI

华龄出版社

大遼何走集

张方文小说选

张方文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运河文学丛书

大运河文集

方文小说选

张方文 著

华 龄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运河文集/鲁希主编. —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7. 7

ISBN 7-80082-865-4

I. 大… I. 鲁…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1919 号

大运河文集·张方文小说选

张方文 著

*

华 龄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乙3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34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山 东 聊 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1/32 1997年7月第一版

13.75印张 1997年7月第一次印刷

345千字 印数:1—2000册

*

ISBN 7-80082-865-4/I·135

总定价:210.00元 本册定价:19.80元

《大运河文学丛书》总序

季孟林

在近现代的中国文坛上，“乡土文学”这个词儿是早就有过的。蜚声中外的大家沈从文曾经说过：“我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一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作乡土作家。”从文先生以他那独有的生动飘逸的创作风格和表面上似极平淡而实则蕴涵于心中的浓厚的思想感情写成的故事小说，风靡了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风靡了世界，为中国的文学宝库增添了辉煌。他是最优秀的乡土文学家。

我的家乡是鲁西北的临清，同从文先生的家乡湘西的边城，迥异其趣。他的家乡有沅水，我的家乡有大运河。但沅水至今仍有源头活水，畅流不绝。我的大运河，除南部一段外，却早已断成两截，北部淤塞，无复河形。

但是，临清毕竟是有名的地方。在津浦铁路修通以前，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就是大运河，而临清是大运河北段的重要港口，枢纽地带。隋炀帝以后，历代帝王南巡，大都要经过临清，连名闻天下的元代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到过临清，而且见诸记载。临清当年的辉煌，今天我们已很难想像，但是，现在那里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词家，依然结社会友，吟咏烟霞，抒发逸情，“文采风流今尚存”，差堪比拟也。

同临清比邻的地区首府聊城，也是鲁西文化宝地。虽海源阁之光辉已熄，而光祿楼之巍峨犹在。而胭脂湖绿水垂杨，蕴涵着无量灵气，“欲把胭脂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同。”那里的文人学士，以及并非昔日文人学士一类之人，都能舞笔弄墨，为现实生活写照，为当前的风物绘图。

王勃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专就“人杰地灵”而论，人杰必借地灵，地灵必出人杰。临清、聊城两地目前都出了一些作家。他们之中，有的本职工作就与写作有关，比如省以上作协、文协的会员。有的本职工作与创作关系不大，比如地委机关干部，他们也在创作。文化局及地区文联的干部与创

作有点关系，从事创作活动的更多。有类似情况的还有编辑、记者、教师等。最令人欣慰的是其中也有工人，有农民，还有经商的个体户。他们在这鲁西北的大运河畔，在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之余，从事创作。他们热爱本乡本土，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怀着一腔热爱，吸乡土之灵气，化现实于笔端，写出了在不同程度上感人肺腑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甚至曲艺、小品，外加评论，形式不同，而内容所蕴含者则并无二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个物不是别的，正是鲁西北大平原的乡土精神。他们把这些作品称之为乡土文学，不亦宜乎！成为一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必先是乡土的，然后才是民族的，必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乡土文学必须充分重视，然后才真正能谈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才真正能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的鲁西北大平原，决不逊于从文先生的湘西边城。我们的大运河也决不逊于从文先生的沅水。但是，我们这一群乡土作家，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说，无逊于从文先生。对于从文先生，我们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从文先生是我们“往之”的对象。既然有了对象，只要勇往直前，锲而不舍，经过千锤百炼，必有达到的一天。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对这一批乡土作家的期望。

现在，京九铁路已经通车，它必能取代当年的大运河，成为鲁西北文化振兴、经济腾飞的基础。我们可以说，这是地更灵的先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更杰。这也是我的信念和期望。是为序。

1996. 10. 23

小病乍愈，窗外落叶如飞蝶

目 录

沙河狗肉风	1
小楼喜剧	19
亲哥亲妹	31
乡情	49
牛镇风情	59
老光棍的奇遇	71
柳枝新绿	82
大忙六月天	93
麦 殇	105
秋雨秋风	115
春夜的笑声	124
昧心食	137
豆腐谣	152
柳叶儿	167
好一个老面瓜	181
故土	197
瓜园的风	212
月儿升上中天	222
开市大吉	236
莲儿	250
癌症	267

中秋月	273
叶儿	285
妻子	293
鱼我所欲也	300
山溪浪	310
宝地	319
时运	332
农二哥	346
烦扰	357
夏日梦	374
城市迷惘	401
后记	438

沙 河 狗 肉 风

吃鸭梨，上范集，
不吃鸭梨看闺女。
范集的闺女长得好，
水嫩甜脆赛鸭梨……

这是流传在大沙河(黄河故道)一带的歌谣，唱的是范集村的两大风景：鸭梨和闺女。据老辈人讲，早先范集村四周黑鸦鸦全是梨树。春天看花，秋天收果，村民们吃穿不愁，日子里满是鸭梨的味道。后来，遇上了天灾人祸，一年涝，二年旱，庄稼颗粒无收。村民们只好以梨树叶、梨树皮充饥，把梨树全吃光了。如今，范集村周围也有梨树，长得芝麻杆似的——那是这几年新栽的，还没形成气候。

说到闺女，那更不得了。据说明朝时候，范集出过一个贵妃娘娘，长得貌比天仙，很得皇上宠爱。范集便沾了大光：封官、挂匾、减免赋税……又风光，又实惠。别的闺女也一个个走俏起来——谁不愿意跟皇家结亲呢？

明朝以后是清朝，满清皇帝不寻外族女人，范集的闺女再俊也没有用。后来，村上住了队伍。有个团长是个英雄。英雄爱美人，寻了个范集闺女做夫人。再往后，那团长进城做了大官，那范家女子也当了个主任，很是风光过一阵。只可惜好景不长，动乱时候夫妻俩都给整死了。

几个朝代过去了。随着鸭梨的衰落，范家闺女也变得平常。

你想，大沙河里一年两季风沙，闺女们风里长，沙里埋，还怎么能够水嫩？范集的两大风景都没了，徒留下那段歌谣。村民们忙时种庄稼，闲时做点小生意。日子平平淡淡，和别的村庄没有什么两样，不值得说什么了。

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终于有了转机。近来，范集狗肉忽然走俏起来。起因是城里的一位大款老头有一天开车路过范集，无意间在范老根狗肉老店买了两斤狗肉回去下酒。吃喝过以后，胯下那物竟然壮硕无比起来。他当即和他新纳的小妾做爱，竟能够越战越勇，连续折腾两三个小时不败。那大款十分惊喜。立马派人派车去和范老根订下协议：每日保证供应两斤狗肉，价格不计，封钱尽收。那大款的社交圈子不小，范集狗肉的奇效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很快在城里风靡开来。大小酒楼、餐馆无不经营范集狗肉，有钱的吃客也非范集狗肉不吃。忽喇喇一阵吃风把范集狗肉刮上了天。那肉价自然也就十分的坚挺昂贵起来。

按说这狗肉走俏，价格飞涨，对狗肉老店本是好事，但那老店掌柜范老根却忧心忡忡，愁眉不展起来。

这一天傍晚，范老根宰罢一只肥狗，把肉焖到瓮里，便坐在灶前闷闷不乐地抽开了旱烟。

范老根焖狗肉从来不用锅，用瓮，柘沟产陶瓮。这瓮用红泥烧制，不大不小刚好装一只肥狗的肉。陶瓮是祖上传下来的。煮狗的老汤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头些年上头不叫宰狗卖肉，范老根便把陶瓮和瓮里的狗肉老汤一起埋入地下。这几年改革开放，范老根也不多宰，肉也不多卖。坚持每天一只狗——这也是祖训：人心不可太贪。贪心是要遭报应的。狗和人一样都是生灵。屠宰生灵本来就有罪。要是贪心不足，滥杀滥宰没有节制，那岂不罪孽更重？范老根每天傍黑宰一只狗，用锯末火焖到瓮里，直焖到第二天清晨。那汤已耗大半，那料也浸进肉里。瓮盖一掀，香气四溢，逗得半条街都淌口水。尝一口香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价钱呢随

行就市，和猪肉、羊肉大体相当，贫富都吃得起。村民们也不拿它当好东西。俗话说狗肉上不得宴席。红白喜事绝不用狗肉。达官贵人不屑于吃狗肉。只有村夫闲汉居家小酌才吃。谁想到它突然就变得这般抢手起来？

范老根正抽闷烟，他的独生子小根风风火火闯了进来。这小根三年灾害时候出生，从小挨饿个头没发起来，眼睛也长得邪楞。这几年老吃狗肉营养过剩，身子往横里长，长成个坦克模样，膘儿巴唧成天价吊儿郎当。

爹，你快点吧！可别老憋了！

范老根没吭声。穷家也有娇儿。这孩子生下来就挨饿，两岁上没了娘，苦水里泡成这熊样。三十多岁了还没寻上媳妇。范老根觉得对不住儿子，所以就事事迁就儿子。儿子呢，在老子面前就常常有些放肆。

爹，你知道不？村上又添了八家狗肉老店，算上昨儿那些都二十多家了！

范老根仍然没吭。这正是他所忧虑的。原来只他一家狗肉老店，村上没人嫌少也没人眼红。狗肉一抢手，狗肉老店便像雨后的狗尿苔一般噌噌地窜出来了。是人不是人的都开狗肉老店。不会宰狗，拿榔头夯。夯死不放血就剥皮，那肉能有好成色？煮肉用大铁锅，更犯了大忌。投料不足也不对，更没有那陈年狗肉老汤。煮出的肉有的血赤赤，咬不烂，净塞牙；有的黑糊糊，嚼起来像豆腐渣。这种狗都不吃的玩艺居然也叫范家老店狗肉，居然卖到12元钱一斤，比他范老根的正宗范家狗肉都贵。更叫人生气的是这种玩艺也卖个风快。狗肉抢手狗价自然也随风涨。如今拿两倍的钱都买不到肥嫩的狗了。毁咧，乱了套咧！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日子，世上的狗不被他们宰尽杀绝了才怪！

爹，咱就多宰几只狗吧！我在镇上定了一口大锅，十八印，明儿就……

你敢！

范老根终于说了话。小根，听话，他们长不了的。

爹，就算儿求你了。小根舞扎着手说，你看咱家这×日子，两个老光棍，三间土屋子，你想叫咱家断子绝孙呀？

咳！

儿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范老根只有哀叹的份儿了。他吧哒了一阵旱烟，终于又缓过劲来，说：小呀，你看村上有几家盖瓦房了？还不多数是土屋子？你娶不上媳妇不是因为咱家穷。你娶亲的钱爹给你攒着哩。”

老子的话不假。可儿子听不进。小根说：不对。咱家要成了富户，盖起瓦房、楼房，那些大闺女不把咱的门板挤破才怪。你不看东头的范老六在镇上开了个饭馆，都五十多岁了，又寻了个大闺女，俊得没治！

老夫少妻，长不了的。他有多少钱都没有用。范老根说。

咳！

这一回轮到范小根叹了口气了。爹死顽固，像大沙河里的石头蛋一样不进油盐。他当儿的再臊有啥办法呢？

小根，爹不糊涂。明儿我再托托你二姨，看柳河庄那闺女有回话了没有？你好好种你的地，别太性急……

那瘸巴腿闺女我不要！小根嚷。

不要？上回见了你不是挺乐意的么？

上回是上回。人家都娶好媳妇，为啥要我寻个瘸巴腿？

范老根有些惊异。这才几天，小狗日的怎么变卦了？想起上回相亲时儿子那急猴猴的馋相，恨不得立马娶回家来，净怕人家不愿意哩。

小根，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就这条件，别不知足……

你看着好你要，反正我不要！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谁要是逼我，我就把这破×瓮砸了！

父子俩怒目相对，活像一对斗架的鸡。

这是范家狗肉老店么？

这时候，一个提摩托头盔的女子闯进了院子。

是呀是呀！范小根慌忙迎了上去。那女子面皮白嫩，穿得也俏，还随风带来一股香气。小根的邪楞眼立马就亮了：

小姐，请屋里坐！

是就好。那女子未进屋，却噤噤跑出去赶进来一辆摩托，摩托后面挂了两只筐子。她打开筐子拿出了一块狗肉，说：我是来退货的。你这狗肉咬不动，净塞牙，没见过这么坑人的！

闺女，不兴乱说。范老根在灶屋门口说话了，你拿来我看看。

老老根拉开了灯，接过了那块狗肉，接着就笑了：闺女，你弄错了。咱范家老店不出这货。你这肉黑糊糊的，宰狗没放血，又是用铁锅煮的。你看咱这炖肉的家计，柘沟瓮，锯末火，焖一整夜的。他拿出了自己的货，你看看咱这肉，透紫，紫莹莹放光，熟透了的葡萄似的。你尝尝。

那女子接过尝了一下，立马就惊叫起来：好！老大爷，这么说我买的这货是冒充的？

买咱老店的货咱都给标记。闺女，你么？

那女子当然没有，想赖也赖不上的。她无可奈何了，说：不是都叫范家老店么？

咱范集老大村，多户都姓范。狗肉老店只咱这一家，别的都是新开的。

大爷，请吸烟！那女子陪着笑掏出了红塔山敬给范家父子。小根慌忙接过。范老根却不接：那没劲。咱只抽老旱烟。

大爷，您的货我全包行不行？现款现货，绝不拖欠。价格也好说！

不中。咱的货全有主儿，都定了协议的。一斤都不中。

大爷，看您说的。我多加钱总可以吧？别人给 12 元，我给 14 元！

不中。咱得讲信义。范老根把眼皮合上了，一副不容商量的神情。

爹！范小根实在忍不住了，你太熬了！

那女子立刻对小根眉花眼笑了：大哥，还是你通情理，你帮着给说说，啊！

小姐，你这边来！范小根把那女子引到院角，正要密谈，忽听这边范老根嚷道：不中，怎么说都不中！肉是老子的肉。

这几天有些奇怪。

范老根宰狗是绝不让外人见的。动手以前，他先闩紧大门，任谁叫他都不开。他把要宰的狗拴到院中的老枣树上，然后给狗喂两个用烧酒泡透的馒头，狗很快就醉成了一滩泥。在狗的昏睡中，范老根将狗吊起，放血，剥皮、剔肉，干得从从容容，一声不响。任谁都听不见他家狗咬。狗肉里储下了酒香，焖起来易熟，还别有风味。他配料更是神秘。他的佐料是十几味中药，一包一包都锁在他的躺柜里。用时，他闩紧屋门，打开柜子，每包里抓出一些，搀匀了，捣碎了，才开屋门。就是神仙也认不清他佐料里都放了些啥。

以前，范老根干这些背外人不背儿子。儿子臊儿巴唧也从不关心这些。几十年了小根也没学会老子的绝活。范老根不是不想教。他只是觉得还不到时候。等他老了，干不动了，他觉得再教也不迟。儿子也不问。宰狗剔肉血糊漓拉挺埋汰人，名声也不好听，又发不了大财。他不希罕这活。不过老子焖出的狗肉他倒是满喜欢吃的。

这几天奇里出怪。范小根对老子的绝活异乎寻常地关心起来。老子宰狗，他在一边瞅着；配佐料，他也磨磨蹭蹭不离开堂屋。有时他还问这问那的。范老根警觉起来：小狗日的偷学老子

的绝活哩。学就学，反正不是外人，早晚还不得传给他？后来，他又觉得不中。这孩子不听话，臊儿巴唧，学会了说不定就干出不义的事来。可儿子毕竟是儿子，又不能赶他走。他看就看吧，反正要害处他是偷不了去的。

更奇怪的事也来了。家里多了客人。净女客。还多是闺女。都是找儿子的。尤其是羊顺家那二丫头，天天来，来了就不走。钻到儿子那间小西屋里嘀嘀咕咕，不知道在弄啥。范老根想往外撵，又抹不开面皮，更怕惹恼了儿子。自己也年轻过。儿子30多岁了还没尝过女人滋味，也怪可怜的。那二丫头不赖，果真能嫁给儿子，倒也是好事。怕只怕没安好心，找儿子是假，偷绝活是真。要弄咱一顿，学到一些门道儿然后都飞了，那才叫冤哩。

这天中午，范老根刚放下筷子，羊家二丫就来了。喀、喀、喀，小红皮鞋敲着地，高鼓的胸脯颤抖着，嘴唇像抹了狗血。范老根厌恶得黑了脸，说：

二丫。你有事？眼下收秋可忙啊！

大爷，没事就不兴来看看您老么？二丫仍然笑着，一点也不恼。

人家不找你。范小根邪楞了老子一眼甩手走了，钻进他的小西屋里去了。

大爷，我来洗碗涮锅吧！二丫说着就要动手。范老根忙把炊帚抢到手里，说：不用，咱灶上脏，别埋汰了你的新衣裳。

不怕，大爷。在家我天天洗涮。

有理也不打笑脸人，范老根没咒念了。二丫宽容地对他笑笑，很好看地扭着也钻到儿子的小西屋里去了。

秋日的中午，阳光好得晃眼。村子很静。只有几声狗叫在不远处响着。

范老根收拾完锅灶，就抽开了老旱烟。二丫这闺女倒不赖，就是她爹羊顺不中，又馋又懒，谁家的东西都借，借了就不还。除了

多少回狗肉了，没给过钱。听说羊顺也开狗肉店了，也挂上了“正宗范家狗肉老店”的牌子。呸，你也配？你连你羊家的祖宗都卖了，真不要脸。想着想着，范老根又来了气，就对着儿子的窗户吼道：

小根，下地干活！咱村西那绿豆都炸角了！

儿子不理。范老根发现小西屋的门窗不知啥时候都关死了。他很惊异。大天白日的俩个小狗日的关门闭户做啥？他气哼哼地奔到门前要踹门。刚要抬脚又忍下了。别太冒失，看看两个小狗日的到底在做啥。于是，他就悄悄地趴在窗玻璃上了。

吓，范老根的鼻子都气歪了。儿子光着黑屁股在炕沿上撅着，正一起一落地打夯。二丫被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只看见四只白爪紧紧地在他儿子身上缠着……呀，呸！不要脸，真混帐。如今的闺女脸皮也太厚了，没婚没嫁，大天白日就找上门来日弄。这……简直是畜生！范老根气得狠狠地在窗上擂了一拳就离开了。

范老根回到堂屋。这正是午休时候，按照习惯也应该睡一觉的。因为夜里他要火炖肉，一整夜不能困的。但他不想睡，也睡不着。他憋了一肚子气，不知道怎么发泄。他只好愤愤地“吹猪”。

这时候，小西屋门开了，俩男女一前一后向堂屋走来。范小根昂首挺胸一副敢作敢当的模样。二丫勾着头血红着小脸有些羞怯。俩人来到范老根面前，噗通给他跪下了。

爹，你都知道了。俺们俩已经做了夫妻。二丫，你叫爹！范小根说。

爹。二丫低声叫道。我愿意伺候您老人家一辈子，您不嫌吧？

范老根懵了，心里乱得不行，一时不知说啥才好。他嘴张了几下才说：

起、起来。又不过年，你们下跪做啥？

爹，你要你这个儿子，认你这个媳妇么？你说！

你们都这、这样了，还叫我说啥？你们赶快给我领证、结亲！爹出钱给你们办！

结婚不忙。我们只求你一件事，你得答应。范小根说。

爹，从今以后，我就是您家的人了。二丫说。

范老根心里明白，俩个狗男女准是奔咱做狗肉的绝活来的，不会错。范老根鼻孔里冷笑一下说：说！

范小根就说了，还反复强调发财的机会不能错过，应该抓紧大干一番！

我就一个儿子，不教你教谁？这不难，你跟着做就是了。二丫学也中，那得立马给我领证、结婚！

这回轮到小根冷笑了：爹，你也真是。我们都那样了，还不算结婚了？领张纸有啥用？还得花钱。生了娃还有离婚的哩！

你狗日的想做啥？不结婚你啥也别想。范老根立起身，瞪了儿子一眼倔倔地出了屋。走到院里，又回头吼道：

快下地！给我去村西摘绿豆！

范老根很沮丧。他背着红日头，像霜打的瓜叶一样没有精神。好久没下雨了，沙土路上浮土老深，骑车很费劲。范老根就不骑，用手赶着车子蔫蔫地走。

他往前王庄买狗没买来，跟着汽车拾粪白跑一趟。本来是讲好价钱交了定金的，不想狗日的变了卦，头晌就卖给别人了。就为了多卖10几块钱，说话不如狗放屁了。如今人心都怎么了，怎么一点信义都不讲了？今儿没有狗宰了，也焖不成肉了。跟人订下的协议咋办？俺范老根恁大年纪也说话不如狗放屁了。

范老根很恼火，一肚子闷气发不出来。

范老根来到了村头上，远远看见了他的老友范校长。范校长也看见了他。俩人就加快了脚步往一起凑。